

乃祥吾兄：

便中 抵行



洪深传

陈美英 宋宝珍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此向題一終字須有提出之
意駐地問題提出，則決
慶廿然，惟望外種，示威
如不意，善思

即覆一函，後由中
資，想都



出版社

洪深传

陈美英 宋宝珍 著

洪 深 传

陈美英 宋宝珍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28,000

1996年7月北京第1版 199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7-5039-1472-6/I·638

定 价:18.00 元

大哉，洪深

——代序

刘厚生

中国话剧元老洪深先生生于公元 1894 年除夕，按农历计算属甲午年，也就是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那一年。他出生比梅兰芳略晚两个多月，比周信芳稍早半个月，生肖同属马。1955 年 4 月文化部等单位纪念梅周舞台生活 50 年时，洪先生患癌之身，为表示他对两位京剧大师（也都是他的老友）的尊敬，以客串性质同梅周合演《审头刺汤》，三马同台，成为剧坛佳话。其后不久，同年 8 月末，他就告别人世了，到现在整整 40 年。他是寂寞的。前几年我曾听说有外国学生到中国来专门研究洪深，但我有两次问过中国青年话剧工作者，一个不知道洪深是何许人，一个虽知其名，却说不出他的任何一部作品。时光磨洗，老人零落，原是自然，但他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现在中国剧协和各有关单位筹备为他举行诞生百年纪念，把他再一次介绍给世人，特别是青年戏剧工作者，让他的生命之光得到更长的延续，实在是必要的。

因为，洪深是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是对中国当代戏剧有重大贡献的元勋、大将。他自谦取字叫“浅哉”，其实他完全当得起“大哉，洪深”的颂扬。

（一）

中国早期话剧称为新剧，一般认为从 1907 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算起。但是到了 1919 年五

四运动之前，新剧已经没落成为恶性商业化的“文明戏”，跳入自己开掘的坟墓里了。20年代初，原春柳社的骨干主力欧阳予倩在上海，田汉在日本留学，洪深在美国作为第一个专门学戏的学生，都回到上海，三条“源”汇聚成一条“流”。欧阳予倩主要提供了新剧兴衰的经验与教训，以及他所联系的正派的“爱美”戏剧力量；田汉主要从剧作方面，拿出了一批文学性很强的剧本；洪深则把一整套创造舞台艺术的编导经验从他所留学的美国带了回来，三位大师从不同的道路，探索了民族戏剧的精神，并且团结了另外一大批剧人如应云卫、朱穰丞、顾仲彝等，开拓了中国新兴话剧的局面。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条河流紧跟时代向左转，走上进步的现实主义之路，今天的中国话剧主要的就是从这一条红线上传承下来的。因此夏衍认为，欧阳、田、洪三人应是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人，这一看法，已得到戏剧界的公认。（顺带说一句，我认为夏衍前辈也应名列奠基人之一，虽然他进入剧坛稍晚于三老）。

洪深的突出贡献是，他清楚地看到已经衰朽的文明戏的种种弊端（这在他后来于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所写的导言中有详细而准确的描述），针锋相对地提出，演戏必须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必须有严格的排演制度，要有纪律，坚决实行男女合演，以及必须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等等。在20年代上海的社会混乱糜烂，戏剧界风气恶劣的情势下，建立起正规的科学的演剧方法是阻力极大，极端困难艰苦之事。但是要使话剧走上正途，这又是非披斩不可的荆棘之路。如果没有洪深在一片混沌黑暗中冲锋陷阵，大破大立，推陈出新，发扬首创精神，我们的话剧恐怕还要晚若干年才能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才能——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同世界的话剧“接轨”。1942年茅盾曾说：“20年前，《少奶奶的扇子》在上海公演的时候”，他引证一位观众的话说——“原来在京戏和文明戏以外，还有这样的戏！”“这样的戏”就是洪深在1928年倡议定名的“话剧”。

(二)

洪深不仅把正规演剧的基本体制、方法等引进中国，奠定了必需的基础，而且身体力行，率先从多方面不断实践。中国新兴话剧在草创时期，人才奇缺，迫切需要多面手式的，编、导、演都抓得起来的戏剧家，需要艺术家而能兼事业家乃至善于行政管理的专门人才。时势需要英雄，时势也就造就了英雄。我们的前辈们大都具有这种文武兼备的开拓才能，而洪深尤为突出。

作为中国话剧第一个 50 年中的重要剧作家，洪深一生共写了大小 30 多个舞台剧本，其中有他的主要作品如《赵阎王》、《五奎桥》、《香稻米》、《飞将军》、《包得行》等，有他翻译改编的作品如《少奶奶的扇子》等，还有他早年用英文写的剧本、中国最早的广播剧剧本，以至于抗战初期写的戏曲楚剧剧本等等。他的剧作中大都体现了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最好的代表作如《五奎桥》、《香稻米》等足以列入中国话剧优秀剧作之林而无愧。

作为话剧导演，从他 20 年代为上海的戏剧协社导演《泼妇》、《少奶奶的扇子》等开始，直到建国初期 1953 年他最后为中国青艺导演《法西斯细菌》、《四十年的愿望》，洪深一生导演了约 40 部作品，一直是中国最有威望的大导演之一。他的导演风格是大刀阔斧，节奏鲜明，强调思想意义，也注意生活情趣。我 1942 年在重庆看他为中华剧艺社导演的《法西斯细菌》、1947 年在上海看他为演剧九队导演的《丽人行》，都是在很短时间里就把相当完整的戏端到舞台上，感情很强烈，很有力度。他还十分注意戏剧演出的时代精神。1953 年他为青艺导《法西斯细菌》，就特别注意这次演出同 1942 年在抗战期间的演出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应有不同的艺术处理。

作为戏剧电影理论批评家，他著有《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戏的念词与诗的

朗诵》等等影响广泛的论著。现在一般不很重视表导演技术的学习，但是应当看到在三四十年代，绝大部分戏剧工作者都是“行伍出身”，缺少正规训练，这类基础书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些著作决不止于技术，其中有不少精彩论述，是根据现实主义的思想阐释的，至今读起来还很有启发，并不过时。他还介绍了某些外国的进步戏剧理论到中国，对外国戏剧理论中的某些谬论，他又坚决予以驳斥。洪深的戏剧理论著作是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

作为戏剧史家，洪深写过不少论文，其中《现代戏剧导论》和《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是两本煌煌大作。前者写于1935年，是《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的长篇导言，回顾和总结了从五四运动到抗战前夕这一阶段的话剧历程。后者写于1948年，全面述论了抗战期间和其后共10年的戏剧情况（包括部分戏曲情况）。这两本史论的特点一是客观、真实，二是引用大量现已难得见到的原始资料，可信可贵。这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人必读之作，也是所有戏剧工作者回顾我们幼儿时期和少年时期所应该学习的书。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戏剧教育家，洪深一生在许多大学任教授达30年。20年代后半期，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大力提倡学校演剧，建立了有名的复旦剧社，培养了马彦祥、朱端钧、凤子等著名戏剧家。抗战期间他曾在国立剧专、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任教，胜利后又到上海市立剧校上课，都培养了大量戏剧人才。

作为编辑家，洪深在抗战前（1936）在上海同夏衍等同编《光明》半月刊，抗战中在重庆参加编《戏剧时代》，特别是胜利后他独立为《大公报》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从1946年10月直到1948年11月，共出刊108期，是当时戏剧运动最衰败时，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副刊。副刊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评论和珍贵资料，而且作风民主，发表过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

作为电影艺术家，洪深在20年代就排除社会偏见，投身早期的中国电影事业。他是第一个提倡和实行拍摄电影必须有电影

文学剧本的编导。他一共写了 25 部电影剧本，自编自导的代表作品有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和《劫后桃花》等。在 30 年代中，他还是一个活跃的影评家，并创办了也是中国第一个中华电影学校。

作为戏剧工作组织家、活动家、领导人，洪深花费了大量心血。主要的有 1937 年抗战初期他和欧阳予倩同为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会长，随后他又担任上海救亡演剧二队队长，率队进入内地，在统一战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来决不做国民党的官的他却欣然应郭沫若、田汉之邀担任戏剧科长，为组建十几个抗敌演剧队殚精竭虑。1938 年长沙大火时，他奉周恩来之命率领几个演剧队处理善后工作，做出很大成绩。1939 年在重庆又担任教导剧团团长，率团从重庆徒步走向成都，一路为农民演出。他在组织工作中，也是热情澎湃，认真负责，非常讲究工作方法和效率。

建国以后，洪深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对外文化联络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写作和导演，基本上脱离了戏剧工作，而成为卓越的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导人、活动家。

关于洪深，还有上面没有涉及的几个方面：

他在青年和中年时还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曾演过他自作的《赵阎王》、法国罗斯当的名剧《西哈诺》等众多角色。

洪深在很早的时候就关心民族戏曲，不仅写过楚剧剧本，还写过不少有关汉剧、昆曲、评剧（蹦蹦）、越剧、京剧的论文。

洪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对旧社会帮会的研究都是曾下过功夫，写过论文，卓有成就的。

总之，不仅在现代，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像洪深这样学有所长且广有见识的人也是少见的。对于洪深的研究和学习，我以为还是远远不够的，关于他的文集 50 年代只编了四集，第五集至今杳无音信。

(三)

从 20 年代到 50 年代，正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国之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我们国家民族在危难中奋起战斗的时代，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斗争空前激烈的时代，是未死方生的时代。洪深成长在这个时代里，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做隐士，他青年时从学工转而学文就是为了要做一个易卜生式向社会挑战的勇士。从 1930 年参加左联和左翼剧联开始，他更明确了自己的方向，积极向左靠拢，走上进步之路。他在 30 多年中的艺术劳作，无论是戏剧电影作品或是评论文章乃至学术论著，都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不过在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有时横逆之来，都来不及运用文艺武器，他只得用可说是赤膊上阵方式进行抗议和战斗。这往往会有严重的人身危险，但他挺身而出，不计安危，义无反顾。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

1930 年 2 月美国辱华电影《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在上海放映，激起洪深这个老留美学生的极大愤怒，他同田汉商量，约了张曙、金焰和廖沫沙等青年人，到大光明影院，在影片出现辱华镜头时，勇猛地站起来，激昂演说，激起观众的民族义愤。这件事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以胜利告终，充分体现了洪深和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勇敢斗争的激情。

抗战初期在武汉，后来成为大卖国贼、但当时还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汪精卫在一次文化界茶话会上散播悲观妥协论调时，话刚讲完，洪深第一个当场站起来愤怒驳斥：“我对汪副主席的话有意见！”震惊四座。

1942 年在桂林，洪深同田汉、夏衍合写《再会吧香港》由新中国剧社演出。国民党当局原已发了准演证却又临时禁演。洪深在军警监视下手举准演证上台向观众悲愤地控诉并为不能演出而道歉，引起观众对反动措施的极大愤慨。

1946 年 1 月，洪深在重庆举行的旧政协会议上发言，他大

声疾呼：“我们做戏剧工作的人，没有被当做一个人看待”，“希望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救救我们！救救戏剧电影界，救救中国！”

同在1946年，洪深在他任教的复旦大学，先在重庆北碚、次年复员回到上海，曾多次同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尖锐斗争，他被辱骂，被砸石块，被恐吓要公审他、枪毙他，但他巍然不动，并且发动教授们一起发表抗议宣言、罢教，揭露反动派的罪恶行为。

他虽因此受到迫害，但他不低头。

洪深不仅为进步文艺呼喊，作为人民艺术家，他更是经常地为人民的疾苦代言。他有一篇写于1945年但未发表的文章《戏剧官》，文中着重暴露了反动当避腐化贪污、官僚主义种种丑态恶行，显示了他热忱地为民请命的胸怀。

可以肯定地说，洪深是一个时时处处事事都在为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勇猛战斗的战士。

(四)

1929年，洪深曾写文章赞扬田汉，说田汉是“跌不怕，打不怕，穷不怕的硬汉”。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热诚，坦率，勇敢，执著，在工作中又十分严肃认真，讲求效率，讲求科学管理和规章制度。同时，正如欧阳予倩所说：“他是把戏剧当作学问来研究的，他读书很多，也比较有系统，他的治学和工作的方式都是比较科学的。他知识很广博，作为一个戏剧导演，具备像他那样丰富学识的，在我们朋辈中确实很少。”

我早在少年时就 know 洪深。我在1937年决心学戏时，就是以“像洪深这样的大学教授都干戏”这样的理由说服家长同意我去投考戏剧学校的。1942年重庆戏剧界人士举行聚会时，我才认识这位老前辈，但没有密切接触，直到1947年他在上海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副刊时我因写稿才同他比较接近。他到厦门大学教书后，曾委托我在上海代他在编辑工作上跑跑

腿。我这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认真负责，工作细致，要求严格，而又大胆泼辣。对这个副刊上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文章，都是毫无顾虑地发表。建国后 1955 年在他负责外事工作时，上海越剧院第一次出国访问，到北京准备出发。这时他已自知癌病在身，但仍然召集大家在每一项具体工作上予以指示、帮助，甚至怕青年人在国外失礼，还专门教大家如何吃西餐，如何拿刀叉，又严格又细致又风趣，令人感动。

洪深南人北相，身材魁梧，说起话来节奏快而有力，声音洪亮感情奔放，无所顾忌。当然，洪深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不会不形成他的局限性，他不是完人，他的作品，他的文章观点都不是完美无缺。他的老战友从来都不隐晦这一情况，他自己也完全明确自己的问题。因此他一方面极为尊重党的领导，正如金山所说：“夏衍同志与田汉同志经常代表党和洪先生发生工作上的联系，凡是重大问题，他一定取得夏（衍）、田（汉）二位的同意才去行动。”另一方面，他更采取虚怀若谷的态度听取群众意见。1946 年他曾在他自己主编的《戏剧与电影》上连续发表对他的作品《鸡鸣早看天》相当尖锐的批评文章，不以为忤。

我们现在出版一本《洪深传》，对他的高贵灿烂的一生做出全面的、细致的充分的记述和研究，其意义一是对这位前辈的尊重，不忘他对中国戏剧事业和戏剧艺术的伟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应该让更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熟知这个人，理解这个人，进而学习他，研究他，把他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化为今天的更充裕的财富。我们当前非常需要像洪深这样有学问的人，有创造能力的人，敢说敢写敢做的人。

目 录

- 大哉，洪深——代序 刘厚生(1)
- 一 早岁哪知世事艰 (1)
- “更生斋”的一声啼哭——宦宦世家的宁馨儿——
常州是故乡——七岁入私塾——赴沪求新学
- 二 水木清华小荷鲜 (8)
- 清华园之骄子——风头出足《罗宾汉》——度假
“观川台”——三个铜板吃烧饼——《贫民惨剧》
为贫民——与余永贞结缘
- 三 常恨人心不如水 (24)
- 极目海天深处——学工程的戏剧迷——宋教仁案的
背后——洪述祖的绞刑——改行
- 四 只有相思无尽处 (41)
- 从师贝克——“黄面鬼”——博采众长——艾妲，
忧郁之恋——《木兰从军》在纽约——心系国内剧
坛
- 五 成如容易却艰辛 (71)
- 红烛无缘共剪——心力倾尽《赵阎王》——巧废
“男扮女”——《少奶奶的扇子》扇起一阵清风
——缘骂识田汉——与学生的“一块钱官司”——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
- 六 男儿志兮天下事 (103)
- 加盟南国社——扮演孙中山受挫——“不怕死”的

洪深——“刁难”弟子马彦祥——带伤的“骑士”

七 敢为百姓鼓与呼…………… (126)

加入“左联”——奋争与彷徨——洪深“启事”——昂扬的《五奎桥》——哀吟的《香稻米》——沉郁的《青龙潭》——《农村三部曲》的得与失

八 莫辞一棹风波险…………… (148)

掌握“更好的教育工具”——创办电影学校——“胡蝶迷”——梅兰芳请客——“少帅义子”惹风波——夏衍、阿英加盟“明星”

九 碧桃花下感流年…………… (168)

洪师母常青真——《劫后桃花》别样红——避暑“暑”青岛——逃出韩复榘的魔爪——投身国防戏剧

十 报国丹心指天誓…………… (192)

号外，卢沟桥传来炮声——《保卫卢沟桥》轰动上海滩——《卢沟桥》又起风波——世事纷纷难料——请婴留遗书

十一 青天肃肃路漫漫…………… (206)

组建抗敌演剧队伍——坐粪船出沪——向张道藩借钱——南京休整——智斗郅子举——令人向往的地方

十二 兴亡滚滚入愁肠…………… (216)

“流动舞台”创奇迹——创作《米》和《飞将军》——与颜一烟的“父女情结”——《塞上风云》任舒卷——接力编导《最后的胜利》——幸会周恩来——失手鞭夫人

十三 满身香雪坠昙华…………… (232)

违愿当上戏剧官——宣传周轰动武汉城——导演

- 《李秀成之死》——怒斥汪逆——集训晏华林——
相见时难别亦难
- 十四 方略从容能处事…………… (248)
临危受命担重任——撤退路上巧施计——长沙救火
赈灾显才干——护送一、二队
- 十五 酒困路长惟欲睡…………… (264)
三元老聚首文化城——酒战众女魁——代替张光年
做巧辩——土主场办教导剧团——《包得行》讽世
器——播种川西北——《樱花晚宴》，鬼杰与民贼
交战——举家自杀未遂事件
- 十六 登山始觉天高广…………… (295)
娄山关翻车遇险——乡居粤北——迎夏衍乐极生
“悲”——《再会吧，香港》难再会——棋枰夜战
不服输——《黄白丹青》鉴善恶——庆寿诞
- 十七 藕花落尽见莲心…………… (313)
办班三圣宫——斥舞弊扬长而去——赵韫如知遇之
恩——创作《鸡鸣早看天》——《谷风》事件与
“红”教授
- 十八 日暮乡关何处是…………… (330)
准备做第二个闻一多——奇特教学法——导演《草
莽英雄》——写作《青红帮丛考》——“找钱”纠
纷——万众争睹《丽人行》
- 十九 寒凝大地发春华…………… (350)
支持学生运动——蜗居上海剧专——更能消《几番
风雨》——再现川康风情——明朗的天空
- 二十 春潮带雨晚来急…………… (369)
旧戏中的“新人”——“玩命”的导演——苦干的
局长苦受的人——“三马同台”——桑梓梦寻——
睡去的洪深

一 早岁哪知世事艰

“更生斋”的一声啼哭——官宦世家
的宁馨儿——常州是故乡——七岁入
私塾——赴沪求新学

南方的冬天是阴冷的。

贯穿京杭的大运河，串通起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泱泱大水，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北流淌。此时，河水正挟苏杭之秀色，携江南之富庶，缓缓流经苏南的小城武进。在寒冷的季节，水面无风无浪，两岸田野一片枯黄，只有远天的几朵铅云，映衬着冬阳苍白的脸。

已是年关接近，近处，竹影疏斜，清溪幽幽，透过疏篱野蔓，依稀飘来几丝扑鼻的香味。远处，小城深深的街巷上空，偶尔传出几声鞭炮的脆响，似乎在提醒人们，该是新桃换旧符的时候了。于是，小城的人们忙碌着，祈盼着，新的希冀又在他们的心中潜滋暗长，湿冷的空气，也仿佛濡染了人们辞旧迎新的热情，在灰色屋脊上冒出的缕缕炊烟中，缓缓地悄悄地升腾。

坐落在城里中河桥东南兴隆里的洪家大院，此时正一片繁忙。主人洪述祖在书房来回踱步，他口中似念念有词，手上不停地捻动着一串长长的佛珠，时而又紧张地朝夫人的卧房张望。仆人们进进出出，烧水备炊。举家上下，正准备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来临。

一个步履矫健，神气精明的老妇人正由仆人引至洪家门前。此时，望着眼前的豪门深院，她居然有了几分迟疑与畏惧，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打量这曾经远睹未曾近视的洪府。但见两座汉白玉雕花的方墩之上，两尊威风凛凛的石狮，雄踞两侧，顺着高大的门楼拾级而望，两扇朱漆大门森严紧闭，朱红色雕梁之上，红木雕成的虎头大咬，紧咬住硕大的硬木横匾，上面洪亮吉手书的“更生斋”三个斗方大字遒劲潇洒，气势不凡，使威严的府邸凭添几分儒雅之气。

大门“吱呀”一声洞开，仆人催促老妇人快快行进。于是，在其引导下，她急急穿过院中的水塘，绕过一片疏竹，沿着曲折狭长的屋前走廊，来到陈设华丽且典雅温馨的洪夫人卧房。作为接生婆，她的双手托起过许多新生婴儿，而这一次她将托起的，则是洪氏家门祈盼已久、等得心焦的小主人。

一声响亮的啼哭，从洪夫人的卧房骤然传出，那是一个新生命对世界发出的自我宣言。这声音高亢激越，穿透冬日低垂的阴云，在洪宅大院回荡。老妇人照例做出眉开眼笑的喜兴模样，轻声安慰虚弱的产妇：“恭喜太太，洪门有幸，是个男孩。”望着襁褓中粉色的婴儿，洪夫人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顷刻间，洪宅的人们传递着这个消息，沉浸在一派喜悦之中。

这个男孩，就是未来的戏剧理论家及影剧艺术家——洪深。公元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2月31日，他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今属常州市）的一个官宦之家。洪深，单名深，学名达，号伯骏，字浅哉、潜斋。在其青年时代，曾用名庄正平、乐水、肖振声等。

洪深的家乡武进是个历史名城，隋时即为常州治；元以后为常州路，府治；清时析置阳湖县，因此地有阳湖而得名，二者并入江苏常州府治；民国时废阳湖而归武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析武进城区，设常州市。常州北临长江，南濒太湖，西边隔

湖之水穿城而过，串起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如同一串串闪光的珍珠，景色秀丽，古称“八邑名都”，素有“吴中要辅”之誉，是历史上江南水乡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是富庶的稻米产区。这一带古风敦厚，百姓尊儒重教，因而常州虽小，却文名远播。清代科举制度大兴之时，此地文人雅士大都写得一手好古文，且文采锦绣，华章迭出，藉此步入仕途，平步青云者甚众。著名的“阳湖文派”，“常州诗派”，“常州学派”，“常州画派”便发端于此。常州古迹甚多，“一郡梵刹之冠”的天宁寺，“拟仙都之仿佛”的红梅阁，千年古物文笔塔，曲径通幽的近园，点缀于绿野清流之间，令古城多了一层人文荟萃的奇妙风韵。

洪深祖籍安徽歙县洪坑，后因太祖入赘常州赵氏，遂迁居江苏阳湖北江。祖辈多官宦，曾祖父曾为国子监生，曾在镇洋县署做过幕客。叔公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乾隆五十五年（1791）应科举考试，高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博学多才，诗文有奇气，骈文颇负时誉。少年时，他与诗人黄景仁齐名江左，人称“洪黄”；后来效力于古籍编修与整理，精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之学，与孙星衍论学相长，人称“孙洪”。洪亮吉为人忠厚耿介，重情义，知孝悌，其母病亡之时，因远游在外，未及返家送葬，对此深有愧意，以后每遇母亲忌日，便孤坐致哀，茶饭不思。朋友黄景仁客死汾州，他即奔行千里，为其送葬，哀痛不已。嘉庆年间，因上书指斥朝政，遭戍伊犁，不久遇赦，重返常州故里，改号更生居士，从此寓居“更生斋”，澹泊名利，专心致学。著有《春秋训诂》、《洪北江全集》等，成为清朝学界名士。

洪深的祖父虽未授官职，但在本县境内却也是有名的乡绅。洪家聚族而居，家财渐丰，只是人丁不旺。洪深的父亲洪述祖排行第二，其长兄早逝，留下二子洪通、洪镛，洪通也早逝，只有洪镛一人在常州老家。洪述祖（1859—1919）又名荫芝（荫之），号观川居士，清末时，任直隶后补道，民国初年任内务部秘书，